

令聞李祥要俟前途之耗。計遵程尋驛。或招奇禍。乃改趨他途。至豐鎮之三皇莊。館於逆旅。乃自喜曰。此莊去汴二百餘里。非復盜賊耳目之所及。過茲已往。前程皆坦蕩矣。忽聞老人嗽聲。爲聲甚審。初不以爲意。少頃。呻吟之聲復作。則酷似其戚某君。因以訊旅主人。逆旅主人曰。客賈姓。從汴省至茲。途中爲風塵所苦。患病不能興也。問其狀貌年歲。知爲賈十八。頗爲驚愕。念賈之至此。豈聞取吾之蹤跡乎。既復念行程偶相值。未足爲怪。且此人縱間取吾蹤跡。將欲何爲。遂爲釋然。第此心終不能自甯。夜既深矣。犬吠風喧。似皆李聲歎。及倦極思眠。已窗催曙色。鷄報晨籌。朦朧睡去。曾不知枉法賊之已入盜囊矣。

一枕黃粱初熟。聞僕人互語聲。一人曰。不謂李祥之竟能至此也。復一人曰。吾等夜來睡大酣。乃不聞其聲息。令急問何事。二僕戰慄而前曰。小人罪萬死。李祥宵來劫物去矣。令躍起於床。疾往視箱篋。則多藏而重價者。均失去。箱篋故存於二僕所居之室。令意僕皆其腹心。既可爲監守。而爲盜行劫。必先至主人室中。又未如存置僕室之較妥。故悉以委諸僕。至是乃喑然喪膽。責僕以怠。忽回身至房門之次。有朱書李祥二字。赫然奪目。大震入室。方其出室之初。忽忽未及查室中狀況。故不覺有異。至是。忽見案上有一書。其詞曰。酷吏其猶憶李祥乎。李祥固未死於酷吏之手也。茲來將爲酷吏分謗。故以酷吏所得枉法賊之半。將去作貧民衣食。酷吏其不得與李祥爭也。此外尚有二事。卽待報章其事。蓋爲雙龍巷王氏之僕。及城北鄭某求昭雪。十日內不開命。則酷吏爲不復欲久淹人世矣。令讀書懼。不自知其股弁身顛也。因書中必欲爲雙龍巷王氏之僕及城北鄭某昭雪。恐遲日莫及。急馳書告守。乞爲設法平反。雖失物不無餘戀。顧知李祥非常尋盜。縱報緝亦無望珠還。徒重李祥之怒。乃決計趣裝而歸。令所次之逆旅曰祥發棧。逆旅主人。素亦爲盜。後乃歛迹懺悔。頗精於技擊。恒盜殊不敢擾其鷄犬。故旅客咸願下榻於是。至是

報季說小

任主生先亞枕徐

價 四三 廉 二一 大
集 集

本報一、二、三、四集現已出全每冊二十餘萬言布
長篇如《涵秋》所載長短各篇都係名人撰述就中
讓塔記等篇尤爲文情並茂不可多得之作而第
四集中材料益豐富所有各種長篇無不完全
結末二角茲因共賞愛閱諸君起見特定每冊洋
一元二角凡購一冊者實售二元四角惟
價格凡購一集或二集者仍照定價計算諸君以至廉
零購一集或二集者仍照定價計算諸君以至廉
之價買一集或二集者仍照定價計算諸君以至廉
後人買一篇趣味深長大堪消遣諺云便宜貨樂
得買謂予不信請嘗試之

總發行所清華書局

● 星 明 界 誌 雜 ●
誌 雜 聲 浙

◀ 念 紀 行 發 ▶

(畫風西精贈)

● 片 景 湖 美 送 ●

本雜誌係浙聲學社同大所組織由曹西崖主任編輯胡亞光主任繪圖每月發行一期現已出至第四期以研究學術改造爲宗旨內容豐富俱係海內名家著作封面用三色版精印美麗無比本誌爲普及各界起見每冊祇售紙費大洋五分（外埠加寄費半份）茲值發行伊始優待閱本誌者起見凡定閱本誌半年連郵祇收大洋二角六分再贈瓊瑤版精印西湖風景畫片一張定閱全年連郵大洋五角再贈西湖風景畫片兩張此項畫片以贈完三千張爲限幸勿交臂失之郵費代洋十足通用寄杭州東街莫衡浙聲學社發行部（請聲明閱何日何報）

了版出刊月術幻

● 第三期目錄 ●

北京何海鳴及李瀛洲蘇州葉天魂三先生題詞 福建鍾
玉良北京鄧鏡澄序文 幻術小說解蕩 千里眼 杯中
換水 金錢鑽桌 飯內取出手帕 以耳代目 火柴化
帶與雀 藤繩吸瓶 猜物神術 滑稽幻術 男孩變女
孩 作怪之手帕 由一而二 猜瓜子戲 催眠術 穿
舌奇法 信封中一牌變二 知牌神法 幻術目錄說明
書、雜錄 新婚佳話 三康學社幻術科消息 每冊大
洋一角 總發行所上海克龍海路三康學社

▲三康學社打字科招生 男女分室 教授學費七
元每日練習二小時三月畢業每日六小時一月畢業

名 著
父 小
說 百
範

預發
約售

此書集許先生新舊名著計百篇都數十萬言先生于新舊文學各種小說無不
兼長此書所選每篇各別一體不但作優美小說誠可爲初學小說之範本只
由沈亞先先生代爲編次華民國二年新歷三月底出版定價洋二元預約只
收六折實洋一元二角郵費在內預約期間限出版前十日爲止內容及書目容
再宣布

枕亞傑作
哀情小說
余之妻

本書宗旨排斥金錢勢力發揚獨立精神言情已造高峯警世尤稱良鐸得此一編玉梨魂且瞠乎在後遑論其他全書十餘萬言▲洋裝一冊▲定價六角 發行所清華書局

天台山虞山二徐書約

[illegible]

張舍我短篇小說集
預告版

青年小說作者張含我先生所撰小說思想新穎着筆不落恒蹊且一篇有一篇之立意用誠懇刻實的文字描寫現代社會之種種現象與缺點而陳述其自己之批評或主張一般文學界咸許爲確有見地故讀先生之小說者莫不有深刻之感想而歎其意味之永雋也本社茲特商請先生自選其得意之作十五萬言彙爲專集以饗讀者一俟編輯告竣即行付梓明年大約三月間可以出版特此預告又讀者諸君如對於先生之創作有科學的分析的批評（須逐篇說不宜混談）至爲歡迎當擇其言之公正而的當者附刊於說集之後以供參考出版後當以說集爲酬

周瘦鵑的人小雜誌
紫蘭花片

(一)出版日期 每月二十日出版月出一册全年十二册 (二)門售價目 每年定價大洋二角預定全年二元 (三)附贈品 凡預定全年附贈精巧小錦匣一只以爲藏書之用每匣內并附瘦鴉小影親筆簽字藉留紀念

上海大東書局

此書中有
在內
不可不一讀
此書凡二十年內人物之
也舉也

新印喜

言行無

新
印
喜

言行無

朱增宗博醫學士

診所上海雲南路會
樂里
電話中央一千〇五
十二號

此書中有

君在內

君不可不一讀

因此書凡二十年內人物之言行無不包舉也

新印喜

楊杏城先生四年前言爲其成
當世人物以爲談助故先生於近代
士大夫言論丰采知之特詳嘗仿世
說新語著新語林八卷分德行言語
價值豪爽等三十六門其全書內容
於下

楊士琦取材精而用力勤二十年
間所及網羅無遺件件悉備
世琦聞將卅年玄過之言魂與千種
事蹟取分門別類彙集而雅言之其精
之述分門別類彙集而雅言之其精
黃鼎元無一字無一詞無
傳林後之讀賢雅言前事之真象于
處將治民風之盛衰社會人心之變
雅語於乎新語瀛夏敬觀楊四洲
新語林每以並朝士大夫爲問著
得思亮者爲多
釋郅客嘆然絕塵雅雋永能使人消
每部一本定價洋一元二角清華書
局代售

雙雲記

(二十四)

松陵趙眠雲著 海虞雙熱評

於是不敢冒險北上。差幹僕專送壽禮進京。并爲張夫人代擬一書。呈之舅氏。歷述壽門自罷官以來。種種困苦之狀。他人無可求者。須舅氏爲設法振起之。則沒齒不忘再造之大德云云。夫人此書。即出壽門手。舅氏甯不能知。所以必爲此掩耳盜鈴之計者。以爲甥婿初未會面。不免帶幾分客氣。不如甥女出面之校易措辭也。然而醜矣。壽辰過後。僕始出京。奉有回書。不過寥寥數語。謂所屬在心。且靜俟機會。當圖奉報也。既而仍寂寂無佳音。益沈悶。然而無可如何。但書空咄咄。有時慨然太息而已。世間良好之機會。須待其自至。若一經干託。必存盼望之念。久之則五中焦急。度日如年。爲狀亦至可憐矣。李壽門不幸如是。亦何怪其性急也哉。於是爲破釜沈舟之計。挈眷入京。先辭山長一席。即薦朱次瞻代之。大吏以次瞻雖亦高才實學。惜僅登秋榜。尙恐不足以壓多士之心。如執事能屈留固佳。否則暫代數月尙可。如竟薦膺是席。則不得不方命也。壽門事尙意氣。并帶次瞻入京。眷口本不多。一妻一女。一妻之女姪。即雪蘭。不過四人。婢三人。男僕二人。老嫗一人。并朱次瞻計共十一人。此次進京。決策於張夫人。夫人次兄。曾來長沙。省視其妹。以入都便道過訪也。夫人留兄數日。適壽門往衡陽。不及面。夫人詳述近狀。謂舅氏處若即若離。似終無把握。奈何。兄謂妹不如與我一同進京。面見舅氏。當不枉爾一番跋涉也。夫人謂既如此。請兄先進京。妹當與壽門圖之。或竟移家住京。以便與舅氏接近。或易遇機會。兄亦以爲然。因謂妹既有志移家者。待我見過舅氏。再發書南來。迎妹與妹夫。則更有步驟。舅氏亦自不容辭其職任矣。此次已得京中書。略謂舅氏亦謂不妨先行進京。以待機緣。壽門夫人得此書。如獲九天恩詔。以爲事有必成。故決即全家入都。親友有知其事者。咸來道賀。壽門謂諸君且慢賀。此行不過比之於博。未必一擲即中也。於是餞席紛紛。益相與繼繼。不似曩者罷職歸來之日。酬酢者不過少數人也。今雖未見起復明文。而衆人心理。以爲全眷入都。必邀復職無疑。此又可以說人情冷暖之大概者也。既至京。自不免又有一番周旋。張夫人時至舅氏家。并挈其女姪與倩雲同往。有時留數日始歸。周君雅長子。周小雅時供職某部。與李壽門年相若。相見亦相若。并乞壽門課其子。其子方十六歲。與倩雲同庚者。自壽門到京之半年。而復職之命下。固賴君雅之力。而釐金以爲通神之術者。則張夫人求諸老母。發慈悲心以佈施於女兒女婿面上者也。君雅甚溺愛其子若孫。蓋其子善奔走。此次賄託之門。雖曰得自君雅。君雅實轉委諸其子者。以如是多能。故君雅恒倚之如左右手。而門庭若市。亦全賴其招致者也。或謂壽門此次得遂其願。雖爲時甚遲。然繼戚情誼。周氏固亦不爲薄矣。而抑知否否。周君雅父子。固不論親疏遠近。彼蓋一視同仁者。所視維何。則銅臭之錢神耳。謂爲同仁。夫誰曰不宜。然則李壽門此番。於賄買復職正項開支外。(此項開支亦賄託內監者)。當必更化去張夫人查贈之資。以爲周小雅經手費。不少也。而抑知又否否。豈小雅貪於他而獨廉於此乎。抑冀望壽門復職之後。互相援助。以賣此情乎。即不然。知壽門本一寒士。旅囊不豐。留待異日取償。如債權人之放債乎。皆非也。彼固於未復職之先。先訂有極苛刻之條件。逼壽門使不得不帖然聽從者。張夫人且陰爲小雅助。故不須更化去夫人第二費用矣。可畏也哉。可畏也哉。

雙熱曰。此回可作一則「官場現形記讀」。亦可作一「社會新劇觀」。

(未完)

本報附稿

本報無論何欄均可投稿。海內外同文如以鴻著見賜。竭誠歡迎。特訂條例如下：(一)短篇小說以千五百字爲限。長篇小說每則最長不得過三百字。愈短愈妙。(二)酬報分甲乙丙三等。甲等每千字四元。乙等每千字三元。丙等每千字二元。來稿須註明姓名。以便寄稿時相符。(七)如有抄襲之稿。爲人告發。酬金即轉贈告發之人。

幾十塊。不瞞你說。還要趕二場去咧。我忙說。仰遲真是孩子脾氣。這是什麼話兒。仰遲却也懊悔口急。便自己收蓬一笑。說笑話罷咧。也值得面紅氣急的。說了這句。便揚長走開。挽了素秋的手。自到後房去了。子雲聽了面紅氣急四字。因覺得自己面上有點熱辣的。益發不好意思。登時有點坐立不安。進退失據起來。我知他心中爲難。忙拿些別話。和他敷衍了一回。他又再三申說。明天一定差人送錢給我。我也不便再說什麼。只是唯唯而已。子雲坐了一回。便起身向主人告辭。仰遲拉住了他。大笑道。子雲。難道怪我麼。我們老朋友。你難道還不曉得我這心直口快的脾氣麼。都要像你這樣意氣。我的朋友。却將和我絕交咧。子雲聽了。越發難以爲情。只得紅着臉。笑說。那有這話。我也曉得你和我開玩笑罷咧。可是我今天委實還有一處應酬。剛剛說過了。是陳心如請的。在跑馬上海近十年目觀之怪現象

五十三

東越許廣父著

應翠屏那邊。所以我要留下幾十塊錢。預備去碰和呢。要是不然。我又少不了老五的錢。爲什麼硬要欠他一欠呢。仰遲怔了一聲。說道。說過了。就罷咧。何必講而又講。那陳心如。是現任都督。你要應他的宴請。是該早些去的。我也不留你了。一句話。又說得子雲面上無光起來。子雲是有涵養的人。仍只嘻嘻一笑。便和衆人招呼了一聲。去了。我和子雲才都埋怨仰遲。怎麼還是這等壞脾氣。教人家面子怎生磨得開。仰遲把兩顆眼珠一挺。大聲道。放你們的屁。我笑仰遲豈是怕人的麼。子才笑道。說說玩話。又氣急到這般形勢。人生交友處世。能平和。總是和平的好。那裏講得怕不怕的。大家一樣的人。誰又怕誰作什麼咧。我也笑道。仰遲這人。可敬可愛在此。可畏可懼也在此。此等機詐世界。像他這樣直道的人。却也不易得。不過我總替他擔憂。將來要受人暗算呢。這時前面打牌的四

人也正在結帳。那嚴美孫周君已經立了起來。正拿手巾揩臉。聽我們這等議論。也都點頭微笑。說仰遲人品是的確不錯。可是這等性質。終是要吃虧的呢。仰遲聽衆人都這般說了。也就不再作聲。吩咐娘姨們擺起檯面。此時又來了兩個客人。一個姓張。叫張欽甫。是四馬路仁大洋貨舖的經理。一個姓陸。叫陸茂良。是十六鋪天義堂藥店老板。我知道這兩位都是上海專吃鑽邊酒。討小便宜。獻小殷勤的人。他們却也有點不可及的本領。每逢到了麻雀缺搭的時候。他們也可以湊一湊十元二四底搭子。或是遇見了鄉下上來的公子哥兒。他們便奪着替做媒人。而且介紹的姑娘們。也都還是租界上有些名氣的人。他們還能和這些姑娘們敷衍得和自己人一般。假如這班公子哥兒。一見傾心。想做進一步的運動時。那介紹人的身分。也就估高起來了。此外代人買賣物件。不是說某處影計熟識。一

五十四

東越許廣父著

定說某家老板要好。拚命價攬在自己身上。有時同上戲園。或是酒館棧房。他們也定有按目茶房堂倌影計相識。他就神氣十足的。替人包吹牛皮。說這位是某公子。那位是某少爺。是我費了許多心機。用了許多面情。介紹給你們的。須得好好伺候。這樣一來。那批人自然心照不宣。竭力趨奉。這班受他們趨奉的主顧。面子既然做足。小費也不能看輕。兩方面都得見他介紹的情。這還算是正當的手段。還有代借小房子。拉牽姨太太。包吃醋官司。承做花叢偵探等類。這都是他們唯一的職務。他們雖開着店舖。做着經理。其實不過借作幌子。使人不疑心他們是無業游民罷了。正經生意上頭。却在彼而不在此呢。這等人才。上海地方。少說也有幾萬幾千。不過像他們這等人。還算是此中上上之品。仰遲本是直項老虎。胸中沒有什麼城府的。所以幾片走狗。羣集其門。都把他認作一個上好戶頭



藝林

無名女子詩 (十七) 枕亞手輯

問吟香姊病

桃花雙頰生滿。窈窕腰身稱薄羅。今日玉顏消瘦甚。幽蘭風韻淡中多。

秋夜

涼雨卷空盡。西窗意爽然。琴張秋石瘦。月對晚花圓。久病氣虛靜。就吟心自仙。竹爐松火活。香茗煮天泉。

夜來香

碧眼鮫人淚點成。風華偏占薛娘名。素馨尖小珠蘭媚。原是通家姊妹兄。

中秋海棠

一夜金風刺骨酸。退紅衫子不勝寒。分明肖得佳人態。淺笑微顰最耐看。

野乘

傳善祥別傳 (十七) 丁嘯雲

仁達曰。此廣儒之見也。昔晉重耳娶秦懷嬴。不以爲嫌。汝乃以此爲嫌乎。若西王母爲若敖之鬼。宣嬌先嫁蕭朝貴。貴封西王死於湖南。詎有靈爽。即有之。而非強謀其妻。

筆削

畫竹記 (八) 顧佛影

何怒之有。秀清曰。六千歲言當。弟願上表乞婚。擇期納采。天兄前請爲我道謝。毋再介懷。仁達諾而別。忽又轉身謂秀清曰。老九求婚宜嬌。則與傳氏之關係絕矣。才人念其父不置。汝可釋令使歸。聞天王將召其入宮一見也。秀清曰。我豈羈縻彼者。汝言殊謬矣。天王既欲召見。即可降旨。然今日晚矣。明晨當禮遣送回。勿謂我遲也。仁達笑謝之。遂詣秀全宮。備述一切。

也。曰。舍妹嫁耳。妹即舅家表弟。成禮已一月矣。秋色變。顏然倚榻背。目眺視。白。白知旨。亦悄然不語。久之移身近秋。喟然曰。弟固知兄之所悲。即舍妹荷得兄訊。亦未嘗不憐。顧兄等前此固未有成約。二年來彼此參商。又未嘗有隻字之通。夫復何尤。矧表弟之姻。老母實主之。舍妹之不欲重違母命。蓋亦有其不得已之苦衷。我表弟亦一佳少年。其畫實足與舍妹相頡頏。特此語或不爲兄所願聞。可毋復言。今茲但問兄能惠臨我家否耶。秋曰。否。我能與君相見。於願已足。今晚立返。明晨即北上。顧君代向令堂老伯母處叩安。更致意令妹。言秋在生從茲永別矣。言畢歔歔。白亦黯然。時車抵滬站。旅客紛下。白復邀秋。秋掉首不顧。白知不可強。遂自別去。翌日秋果首途北上。入都後知將軍已先蒞。遂往館假視事。數月後。忽得都同鄉會轉來一緘。啓視之。畫而非書。作斑竹數枝。半皆枯折。上題云。苦病浹旬。日就委頓。今晨略血盈盅。恐不復能起矣。倚牀寫此。聊自悼也。時在甲寅中元後一日。白美絕絕筆。詩曰。妃子啼湘事有無。斑斑紅淚認模糊。於今病折西風裏。煙重霜寒淚亦枯。秋讀此畫後。心理上應作何感。人人能想像得之。故記者亦不復言。

筠君館筆記

奇術二則

友人李嘯雲爲予言。其先祖鏡堂先生。需次杭垣時。於梅花碑遇一舊識。相偕至茶肆。若。日暮將返。各懷囊中錢。未得。舊識因向於備保。得錢四文。購麵粉少許。捏爲粉鼠。置桌上。覆以茶盤。口喃喃若有所語。

常州 收件處 城內鎮市巷振聲電報局 蘇州 收件處 閶門外鴨橋華盛號 製造紙張事務所

觀。余更登樓以視之。余之胸襟。覺亦隨此樓而俯仰矣。由南門至碧霞宮。山路均平坦。乃轎行一路所經。飛龍。白雲洞。孔子殿。北斗台。青帝宮。均在兩旁。山之上下。未及一觀。宮外照壁。有萬壽瞻仰四大字。字可三尺。余等由右便門入。全殿宏麗。爲全山冠。計三進。兩廡均祀觀音像。後進封鎖。右廡爲送子觀音神座。列十八子。此朝山進香等題字所由來也。停轎宮內。余等由左便門出。

豔語拾遺

東海三郎

桐陰清話云。番禺袁壽山上舍廷獻。嘗清明獨游郊外。於榛莽中見一碑文。曰愛姬梅之墓。旁有八九字。苦紋斑駁。不可明辨。度其情狀。似非代遠年湮。而宿草叢生。諒已無人上塚者矣。感而誌之。越日。復携酒脯往弔。并製輓詩二章。其序有云。六字碑文。誰是多情公子。一壞黃土。可憐薄命佳人。又云。僕本陌路蕭郎。從來好事。卿果章臺柳妾。何處招魂。夜夢一美人來謝。宋嘉熙中。閩人潘用中隨父居京邸。潘喜弄笛。隔牆有一樓相對。一女子聞笛聲。輒垂簾窺望。問知爲黃氏女孫。黃館賓愛仲舉。潘往訪之。知女幼工詩。潘乃以帕題詩。裏胡桃擲去。女亦以詩裏帕擲來。其句云。閑下閑倚日偏長。短笛無情苦斷腸。安得身輕如燕子。隨風容易到君傍。潘得詩。復贈店姬。通殷勤不已。潘父忽移居去。因隔絕。生與女俱病甚。父母各康知其故。而仲舉上舍作合之。遂諧伉儷焉。其帕中詩噴傳都下。達於禁中。理宗嗟嘆。以爲奇遇云。

諧海

融齋寓言

潘崖子

彭祖將觀於井。先繫其身於大木。有童子見而問之曰。不繫則必至於溺乎。曰。雖非必溺。然充吾養生之道。宜致慎也。曰。所貴乎養生者。守其形乎。抑全其神乎。且境之溺人者多矣。何必此。乃進問曰。爵祿名譽。其樂足以溺人者也。子能辭樂乎。曰能。

游記

魯游小記 (十五) 宜興徐源

十八盤盡處。而南天門至矣。泰山於此爲最險峻。南天門跨兩峯。峯巒相峙。門樓崇危。均紅色。內祀觀音。其門左爲門關九霄。仰步三天勝蹟。右爲階崇萬級。俯臨千嶂奇。

艷集